

父亲的家庭总结会

刘怀或

父亲在世时，我家最大的盛筵不是年夜饭，也没有央视春晚，而是父亲主持召开的家庭总结会。父亲作为一种崇高而具体的存在，也是从会开始的。

此前，母亲老埋怨父亲，自从当了鸟大个官，却像管着天大的事，总归难得在家里落个脚、放个屁。

父亲说，那，开个会吧。

父亲当初只是个生产队长，但已熟谙开会之道，于是开会开到家，越开越上瘾。

约略大妹出生那年，家里添丁加口，有了小规模。吃完年夜饭，我们守在炉火边。父亲说，等我回来，开会啊！

弟弟伸出手板：压岁钱！父亲拍一下他的小手，有的有的，开了会就有。然后看着他土地神一样消失在夜色中。

开会我似乎见过。就是大人们在一起，讲话，鼓掌，吵架。父亲讲要开会，我很好奇。

弟弟也很兴奋，开会之后，就会发压岁钱。现在，他一心惦记的，是牢牢揪着大黄的尾巴。这家伙总在火边摇来摇去，尾巴已经烙得白一块黑一块。

母亲一边忙着预备明天的饭菜，一边跟我们讲话——但听众似乎只有我。

大约讲到，父亲是公家人，不容易。像文伯家困难，么公年长，都得去看看。队里分谷子，跟四眼伯吵了架，得去赔个礼；还有欠某家的钱，要说个明白话……一年到头了，总要图个心安。

好在过了年，一切重新来。母亲抹开罩在脸上的头发，露出难得的笑容。弟弟趁势靠过去，要抱！妈妈嗔笑着抱一下，他便知足地坐回来。我猛吸一下鼻子。

母亲往地灶里丢了两个粑粑。我和弟弟顿时来了精神。

桐子叶包着的稀罕物，只有过年才有，烤着吃，外脆内软，特别香。弟弟争着用火灰盖上，我也赶忙往灶里加一块竹片，竹火特亮，倚在摇篮里打盹的妹妹也突然转过身，看着突然窜起的炉火，脸红红的。

粑粑翻了几次，捏一捏，还没熟，我们哈欠连连，妹妹踏实地睡了。

大黄突然从火边窜过去，尾巴摇泼了一杯茶。父亲果然卷着冷风闯了进来，一屁股坐在溅了茶水的凳子上。

母亲重新沏茶，还端了不知什么时候炒好的红薯片。父亲使劲地把我和弟弟拢到身边。说，开会！

我和弟弟像是打了强心针，睡意一扫而空。

一家人悉数落座。父亲清清嗓子，正经作起报告来。

“今年呀，形势好得不得了，人造卫星上了天，成昆铁路通了车，连续三年‘超纲要’……队里添了两头大黄牛……”

我们半懵不懂地听着，莫名地感到振奋。

“你娘非常好，特别了不起就是：里里外外周周到到，队里家里样样领先……”

“玉仔子非常好，特别了不起就是：人小贡献大，体弱志气高！看牛割草拾粪读书，件件都很出色，连校长都跟我说，别看玉仔子三天两头生病，功课门门优秀……”说着，还指着贴在墙上的奖状说：看看，我们家的奖状增加到五张了。“五好学生”，好样的。

在我家灶屋里，餐桌的上方，父亲、母亲和我的各类奖状，自然地贴成一壁。其中有一张，还是队里发的“优秀少年”奖状，奖励我喂牛有功。

家里每有来客，最先看到的就是这堵“光荣墙”。如遇有人注目观赏，父亲就会如遇知己，加倍热情地敬菜劝酒。

“德仔子非常好，特别了不起的就是：整天欢欢喜喜，从不哭哭啼啼。乐观开朗，尊老爱小，还会帮助妈妈做家务、带妹妹……”

我不得不睁大眼睛看着父亲。这个平时寡言少语、几乎不理睬我们的“闷罐子”，说起来居然一套一套，还能对老是给我添乱捣蛋的弟弟，说出一大堆的“好”来。

我心下想，对这个只知道躺在摇篮里吃吃喝喝的妹妹，看你又能说出什么“花”。

“我家闺女更是了不起，大眼睛亮亮，小嘴巴嘟嘟，人见人爱，人见人夸……”说着，父亲不顾妹妹已经睡着，抱出来，举在头顶上摇着打圈。妹妹瘪了瘪嘴，一副受吓的样子，但很快得意地嬉笑起来……

红红的炉火，把茅草屋下的一切，照得暖暖亮亮。炉边每个人，都浑身如同通电一般。

其实那时节，就算家中老大的我，也还是鸿蒙初开的幼童，但被父亲点出各种的“好”、各种的“了不起”后，突然觉得自己一下长大了好几岁。

这一晚，终于得到了父亲隆重颁发的压岁钱，崭新的角票，每人六张。我和弟弟反复地摩挲着，最终兜在各自贴身的口袋里。尽管我们知道，明天或后天，妈妈就会以“代为保管”的名义一一上收。但心中，依然无限欢喜。

这个时候，对面崇恩峰顶已露出崭新的晨曦。父亲打开大门，拿出鞭炮，一串清脆的巨响在地坪里绽放，神谕一般宣告新年的到来。

其实真正宣告新年到来的，是始终回响耳边的父亲的“好话”。这种种的“好”，当然会灌注到后面的每个日子。看牛割草拾粪读书，我更加用功卖力；弟妹调皮，我也会祭出父亲的金句，连哄带吓地把他们劝回“正道”。

之后，小妹也来了，亲人不断增加，家庭开花结果。但无论长多大、走多远，都会不约而同地来赶赴这场家庭“春晚”，几十年雷打不动。

城市向北 (组诗)

春歌

杨柳
供图



风帆广场

即使如雕像般时刻伫望
每天看到的也不是同一条河流
昨天的湘江已经北去
明天的湘江正从南来
今天的湘江一步三回头
不舍长沙的秀色
也不舍昼夜。逝者如斯呵
留恋昨夜的星辰
不如趁着今夜的月色
为这偌大的广场张满风帆
随湘江北去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远游

望麓园

几株小平房
简朴如曾在房子里寓居的布衣学子
遥遥相望的岳麓山
如学子们遥遥相望的梦想
或经世致用
或经天纬地

望麓园，很多人的梦想从这里启航
即使长路漫漫，前程渺渺
也总有人，前赴后继
上下求索，甚至终其一生
去仰望星空浩宇
去修筑道德文章

金霞

在金霞，有我的兄弟
用手指点江山
用脚步丈量土地
用汗水播种梦想
用心血和智慧经营楼盘，厂房
商铺，港口，马路，街巷
甚至湘江的岸线

我兄弟从农村洗脚进城
在金霞这片园区里
依然像一位勤劳朴实的农人
披星戴月，春种秋收
他说：干什么
都像种庄稼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捞刀河

自从青龙偃月刀从河中捞出
河里流淌的，不只是
沧浪之水。还有铿锵之音
灵毓之韵，以及
荡气回肠的英雄之气

河里流淌的这些原材料
能提炼出金属
锻造出锋利的剪刀，菜刀和刷刀
将长沙人的每一个日子
打理得活色生香，并井有条

开福大道

当银杏以金黄的色泽
落叶归根的时候
我从开福大道徐徐走过
听见叶子发出金属的声音
看到阳光绵软柔和
发现季节的车轮
正驶向辽阔的深秋

记不清是去赴一场百日宴
还是去看望一位弥留的长者
人这一生，有些事件必须见证
有些路径根本无法绕开

我一直在路上风雨兼程
没有哪条路风调雨顺
有的开启幸福，有的历尽苦难
但每一段路都是人生必然

太阳山

登太阳山

我心怀敬仰



白鹭

肖琼

那只白鹭始终站在那里，有时像沉思忧郁的诗人，有时又像悲悯的教父，有时又像优雅的舞者。

它伸展开翅膀，洁白羽毛犹如精心雕琢的玉排，在清晨斜阳下泛着柔和的光晕。它低首垂眸，优雅的颈项弯成“S”形曲线，以长喙轻拂羽翼与脊背，姿态万千。然后抬起头来，安静而慵懒地顾盼，琥珀色的眸子熠熠生辉。

它站在水中的木桩上。浅蓝色的河水，在斜阳映照下闪着粼粼的光，起初是一小幅，然后渐渐延绵，仿佛揉碎了星空，倾倒河中。河面偶有水雾轻拂，它拢翅抱首，宛如拥抱着自己的宁静与安详。它站着一动不动，仿佛吹着微风沉醉。

风吹起它的羽毛，几片洁白的细羽随风轻轻摇曳，仿佛云朵突然有了呼吸。它纤细的两条黑色长腿在水中投射下弯曲的两道黑影，随着流水的节拍翩翩起舞。而它兀自安静地站立在那里，圣洁，美丽。这一刻它是水中的精灵，是宁静高贵的女王。

时光仿佛突然静了下来，静得让人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它甜美的梦。粼粼的蓝色星河流淌着，渐渐变成

旧时书香

尹绍平

在记忆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场景，如同被岁月尘封的老照片，一旦翻开，便清晰如昨。每当我在这本书中整理书架，指尖滑过一本本崭新的书时，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到当年那个物资匮乏却充满书香的时光。

那时的我，囊中羞涩，对书籍的渴望却如熊熊烈火般炽热。想要拥有一本心仪的书，于我而言往往是一种奢望。于是，租书便成了我满足求知欲的途径。而吴胖子的书摊，就像一座知识的宝藏，在我最穷困的岁月里，给予了我无尽的精神滋养。

吴胖子，为人憨厚老实，平日里节俭朴素，性格内敛，不善言辞，也不擅长与人打交道。曾经，他是红旗机械厂的一名职工，1995年企业改制，他的生活轨迹就此改变。此后，在宁乡朝阳巷与八一山樵木山的一隅，一个简陋却满含温情的书摊悄然出现。

这个书摊，凝聚着吴胖子的心血。书柜子和车子都是他亲手用木头打造而成，每一块木板的拼接、每一颗钉子的敲入，都带着他对新生活的期许。为了应对风雨和烈日，他还别出心裁地用塑料纸搭建了一个大棚子，虽不华丽，却实用。每天，他总是早早地来到书摊，精心整理书籍，傍晚时分才伴着余晖离去。

书摊上的书种类繁多，四大名著静静伫立，散发着古典文学的魅力；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其跌宕起伏的情节，快意恩仇的江湖，吸引着无数读者；还有琳琅满目的各类图书，仿佛在向每一位路过的人诉说精彩故事，它们整齐排列，像是在等待着有缘人翻开它们，开启奇妙的阅读之旅。

租一天书大约只需三毛钱到五毛钱，押金是书价的三倍。对那时的我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汪鹏 供图

繁星满天，再然后变

成金色。这时候它抬起头来，优雅地伸了个懒腰，甩甩头又昂起高贵的头颅。它炯炯有神地盯着水面，猛然一蹬腿，翅膀瞬间张开，迅猛地扎入水中，长而有力的爪子精准地擒住一条游鱼，鱼儿惊慌挣扎，鹭与鱼一同破水而出，激起一片细碎的雪浪花。

水花飞溅，阳光下晶莹透明的道道弧线，顷刻间又渐渐平静，只有一圈圈的涟漪，在堆雪消融的水面荡漾开来。而它翩翩地扇着翅膀，在早晨的斜阳下，整洁有序的白羽半透明，镀着金边。

这一幕是我镜头前的情景，在这陌生的鹭岛一隅，以不期而遇的方式突然到来，它其实不过是光影交织的美妙乐章，是优美的形态和抽象的符号，但仍让我久久震撼难言。我深深震撼于生活中的美，它并非总是藏于名山名川的壮丽之中，更多时候，它悄然存在于我们身边，在不经意间抬头的一瞬，以最质朴无华的方式触动我们的心灵。哦，它并非闯入，而是始终静静地守候在那里，只待我们用心去发现，去细细体悟。

生活中有很多的清欢雅趣，与金钱、名利、地位无关，只需要一颗纯粹的贴近自然的心灵，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一只白鹭，站在那里，是沉思的哲人，是优雅的舞者，是宁静高贵的王，是美丽的诗篇，是动人的乐章，是浮生里偷得的片刻闲情，是浮华退却的宁静安详的梦……

支，但为了

能沉浸在书的

世界里，我还是咬咬牙拿出了积攒许久的零花钱。每当拿到一本新书，我就像得到了稀世珍宝，迫不及待地翻开，在文字的海洋里遨游。

那些日子，我跟着孙悟

空上天入地，与梁山好汉们一起劫富济贫，在金庸笔下的江湖中感受侠骨柔情。吴胖子的书摊，见证了我欢笑与泪水，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孤独却充实的日子。

迈入2001年后，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的文化生活变得五彩斑斓。想看新闻，有报纸；想放松娱乐，打开电视，各类节目目不暇接；互联网的普及，更是让信息如潮水般涌来，只要动手点击，想看什么就能有什么。在这样的浪潮下，纸质书的光芒逐渐被掩盖，看书的人愈发稀少，租书的生意更是每况愈下。吴胖子的书摊，也在时代的洪流中，无奈地成了过去式。

生活的转变总是悄无声息，吴胖子收起了陪伴他多年的书摊，转身投入新的生活，开起了小商店。而我，也在岁月的磨砺中，告别了曾经的穷困日子。

只是，记忆的丝线总会在不经意间被触动。偶尔回想起当年在吴胖子书摊租书的时光，内心依旧盈满温暖与感慨。那些在书摊前犹豫不决、精心挑选的瞬间，那些与书中人物一同欢笑、一同落泪的时刻，早已化作我生命中熠熠生辉的珍宝，在时光的长河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问问deepseek：“AI的出现会令文学消失吗？”它的回答是：“AI的出现不会导致文学消失，反而可能为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它说得很对。文学不死，文学之树长青，这与她所处的时代无关，因为文学与人的生命必然相关。